



# 素 珠

文：鑫 舟  
圖：林慧蘭

王興善是漳州府有名望的富戶。家有良田千顷，牛馬成群，另外还有一所当铺和一家绸缎庄。因此，大夥都尊称他为「王员外」。王员外年高，便把一切产业交给儿子丙章掌管，又吩咐帳房管事莊裕好生辅导少东管家。遗憾的是这少东却是个標準的敗家子。文不成武不就，整日吃喝嫖賭，浪蕩無成，和一群無賴子弟混在一起，大把大把銀子随意亂花。莊裕見少東為人如此，年幼可欺，忍不住生，也跟着混水摸魚，乘機揩油，中飽私囊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王興善到當鋪和绸缎庄查看帳目，驚異的发现这两处所店面均虧損累累，再回家清點倉庫，庫內的糧食也少了很多。忙叫莊裕來問，莊裕推說：錢都叫少東家用掉啦。王员外大怒，把丙章痛斥了一顿，丙章不知是莊裕

從中搗鬼，又不便頂撞老父，只默默地挨罵，並無悔改之心。

恰巧這年旱，飢荒遍野，饿殍載道。王员外心想，与其將財產任兒老子敗壞，倒不如作些善事積德。於是告訴莊裕說：自即日起每天施五斗米的粥，如有受凍者，另施寒衣，貧困無以爲殮者，施予壽材。莊裕見撈錢的機會又到了，滿口承許。

某天，王员外出門去拜訪一位朋友，途中聽見百姓們議論紛紛的說：「也不怪人家講，富人上天堂，難似駱駝穿針眼，就拿王员外來說吧，講的好聽，施粥施衣施壽材，其實全都是沽名釣譽，簡直是開窮人的玩笑。施粥一天一小桶，不夠三五個人吃的不談，那是粥啊！好不容易擠進去領一碗，碗裏沒三顆米粒，全都是清水。施衣，布料一指頭搗個洞，比紙還薄，至於壽材，抬不到墓地。

，棺材底就壓塌了。這也教作善事，嘆！」王員外聽了，大為不悅，回家問莊裕，莊裕反駁道：「俗語說『天乾旋風廣，窮人好扯謊』。這些混球，吃了員外的，還誹員外，真餓死的命。」王員外懶得和他爭辯，揮手教他出去。貼身的丫鬟素珠說：「這事一定是莊管家冤枉人家，窮人好見得會扯謊。依我看不如換個人辦，省得花錢作善事還落褒貶。」

王員外瞧瞧素珠，知道她平常辦事非常能幹，便道：「由你去辦怎樣？素珠。」

「如果員外一時找不出可靠的人，我願意試試。」素珠一本正經地道。

王員外於是交待莊裕，施衣施粥的事改由素珠負責。莊裕內心雖十二分的不情願，但却不敢違拗員外的命令。自素珠接手以後，粥稠了，衣服厚了，壽材堅實了，接受施捨的貧民，人人稱慶，莊裕則又羞又惱。暗地裏想法子和素珠為難，他教唆地痞，並私下給他們錢調戲素珠，好讓素珠知難而退。地痞見錢眼開，存心輕薄，素珠羞惱得哭了，莊裕在一旁反而哈哈大笑。

此時，突然有個少年漢子衝上前来，伸手抓住地痞的衣領喝道：「混帳東西，素珠姑娘熱心照顧窮人，你們反欺侮她，你們良心叫狗吃掉了吗？」接着「咣！咣！」兩個大耳光，把那個地痞打得滿口鮮血。眾人一看，都認識這少年，他便是高鐵匠的兒子高陞。這高陞自幼生得孔武有力，好打不平，城內的地痞無賴全怕他。素珠向他道謝了。高陞說：「以後施粥，我站在旁邊幫你，看那個人混蛋敢再來搗亂。」

莊裕一計不成又生二計，他

告訴丙章道：「少東家，素珠這丫頭沒安好心，她鼓動員外爺施粥施衣施壽材，你想她想看，這樣施下去，財產早晚會被她施光，將來少東家你豈不是落個兩手空空？」

「我去跟父親說叫他別再施了。」丙章道。

「你去說，員外不一定會聽，不如把素珠撵走來得妙。」莊裕說。

「她可是父親貼身的使喚丫頭，撵走她，父親就不見得答應。」丙章說。

莊裕附耳囁道：「只須如此，事情就成了一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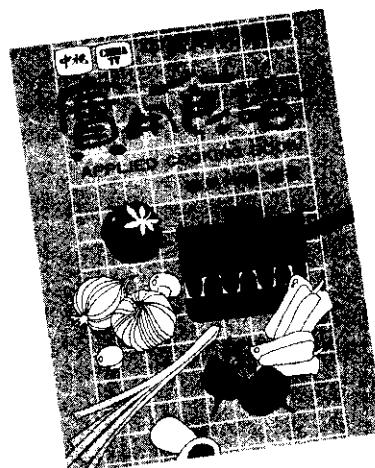
丙章點頭稱善。某天，員外循例到海會寺經參禪去了。丙章、莊裕叫人把素珠喚到大廳厲聲問道：「素珠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瞞着員外和高鐵匠的兒子私通，如此敗壞門風，真是膽大妄爲，從實招來便從輕發落，將你交給官媒賣了，若敢狡辯，少不得叫你皮肉受苦。」

素珠被冤，氣得混身顫抖，急忙忍淚分辨道：「少爺，你



丙章、莊裕叫人嚴刑酷打，逼素珠招供，幾十棍下來，素珠已氣絕而亡。

# 彩色實用食譜大贈送



訂標稿線雜誌一年(12期)650元  
贈送：中視叢書「實用食譜」

或「鳳情千千萬」錄音帶  
或「鄭少秋專輯」錄音帶  
或「我是中國人」錄音帶

郵政劃撥四一〇一五四五〇一一帳號七一一一〇三一二二部

不能誣賴好人，凡事事得有憑證。  
。」

「憑證，你每天施粥，他在一旁幫忙就是憑證。你跟他非親非故，他爲什麼幫你？嗯！不打你，諒你也不招，給我打。  
。」丙章擅作威福。

佣人受了莊裕的好處，打人特別愛用刀劍，幾十根下去素珠已氣絕而亡。丙章見人死了一具，內心有些慌亂，問莊裕該怎麼辦？莊裕說把她丟到亂墓崗算了吧。員外回來問就說她私奔跑走了。並嚴誠佣人們不得走漏消息。

俗語謂：「沒有不透風的牆。」第一個得到消息的是高陞。他聽說素珠因爲他受誣致死，心中十分難過，匆匆趕到亂墓崗，找到素珠的屍體，摸一摸胸口猶有餘溫，便將她抬回家。原來素珠惱憤交集，一口气升不上來，經過沿途顛波，一到家就蘇醒，活過來了。睜開眼瞧見高陞嗚咽而感動道：「他們誣陷我和你有染才打死我，今天你又救活了我，如果被他們曉得，真是百口莫辯了。」

專制時代，主人打死婢女刑責很輕，縱然告狀也很難得直。兩個人一商量，不如離開荒旱的漳州到別處謀發展，好在高陞的雙親已故，於是連夜收拾細軟，竟往廈門。湊巧高陞有一位親戚在水兵營當軍官，遂介紹高陞去投軍，後來因勦平海盜有功，累升至都司，並派至漳州任職，可謂衣錦榮歸了。

回憶漳州一打聽，才知道王員外財產已被丙章敗光，莊裕自然也刮了不少。但莊裕刮的錢却已被海盜搶走了，連性命也在海盜之手。王員外年老無依，只得住在宗祠內，素珠眷顧舊主，徵得高陞同意，將員外接到家中奉養，鄉親都稱贊素珠慈善而夠義氣。